



自欺的偽善者

范晨星 文

1

「欸你有修圖的軟體嗎？」朋友A拉著我的手，問道。

「有啊。」

「那你知道如果照片顏色怪怪的要怎麼修嗎？」

以為朋友A希望我教他，從小成績單上老師給的評語總是「熱心助人」的我，非常熱心助人地說：「知道啊，你照片張數多嗎？調顏色蠻快的，你先點Photoshop最上面的……」

「太感謝了！那就拜託你了！」他把硬碟往我手裡一塞。

「呃我……」最近很忙啊。

「你慢慢修，看什麼時候修完跟我說，我再過來跟你拿就可以了哈！謝謝謝謝！」朋友A滿臉笑容，神采飛揚。

「欸可是……」登登登地，他已踏著輕快的腳步遠去。

2

凌晨三點半。

「呼～終於把明天的報告做完了！」轉轉僵硬的脖子，闔上筆電，我起身準備鑽入溫暖的被窩。「啊，對了，答應要幫朋友A修照片的。」重新啟動電腦，接上硬碟，「有……快400張照片嗎？」微感錯愕，將幾張照片點開。

「這顏色也太黃了吧，而且曝光完全不對啊！」即使努力忽略對焦和構圖問題，朋友拍的照片也「震撼力」十足。

抱著助人為樂的心情，我開始調整照片的色階和明暗。連續三天，在作業和報告之後，日出之前，我都做著同樣的動作，只是越來越熟練。

線，幾乎是機械性的重複點按滑鼠，在一個人的書房裡，聲音清脆。

「我大概修完了，你看看O不OK。」將硬碟交還給朋友A。

「好我看看喔～」朋友A真是個爽快的人，「真的很謝謝你，幾乎都調得很棒，只不過這張、這張、還有這張我覺得背後的光線好像偏藍了耶？」

我只是客套一下，你怎麼當真了呢。

「嗯.....其實調顏色很簡單啦，還是我傳個連結給你，上面的教學蠻清楚的，你可以自己調成想要的樣子？」我眯著眼睛，牽起嘴角。

「好啦！我是不是太勉強你了？抱歉哈！」他倒是好說話，「那我自己試試，就不麻煩你了～愛你喔！」

謝謝你的不麻煩，你真體貼。

3

「你最近還好嗎？看你精神不太好。」朋友B的臉上寫滿關切。

「還好啦，事情比較多可能睡眠不足吧！」我笑笑回應。

「我懂！之前我讀期中考試進度，也超崩潰的!!!連續三天不睡blah, blah, blah.....」朋友B絮絮叨叨地回憶著自己曾經的地獄生活，我只來得及「嗯。」

「喔。」「對啊。」表示我在聽。

好不容易他講到一個段落，停下來喝口水，我抓住這個空隙開口，「但我也不是因為期中啦，你也知道我的科系考試不多.....」

「喔喔那是因為要拍片嗎？雖然我沒有你那麼了解，但我之前實習也曾經跟其他公司合作拍商品介紹影片，所以大概知道blah, blah, blah.....」

十五分鐘後，朋友B總結他的發言，「所以拍片真的超辛苦的我懂！這麼辛苦追求什麼呢？不就是那種成就感嗎？但你慢慢就會發現那都只是一時的blah, blah, blah.....」

喔，對不起我誤會了，他還沒有要總結。

十分鐘後，這次真的是總結了，「所以啊，影片拍得好當然重要，但還是身體健康最重要！」

嗯，對啊，我也覺得身體健康很重要呢。

朋友B看了看我的臉，「所以你還好嗎？有什麼煩惱要主動說，別人才知道怎麼

幫你喔！」

「嗯，就還好。」

「可是你臉色不太好。」朋友B顯然不信，「你不說我也不知道怎麼幫你啊！」說了你就知道怎麼幫我嗎？「嗯，但我不知道怎麼說欸。」還是笑笑。

朋友B看起來很苦惱，「是不想說嗎？我覺得你要學著跟別人傾訴，不要把事情都積在心裡blah, blah, blah.....」

我不說話了。

似乎是發現我的臉色不對，朋友B有些小心翼翼地說：「我只是想要關心你，如果我的方式不對，那我跟你道歉.....」

我突然有些生氣：「拜託你不要道歉！你為什麼要跟我道歉？你又沒有做錯什麼！」朋友B被我的語氣嚇住了。

不要把我變成壞人啊。

「今天先這樣吧，我回去了。」我慢慢地走開，卻覺得自己在逃跑。

4

在電梯裡遇到朋友C，我對他笑一笑，低頭繼續回訊息。

「我發現.....」他拖長尾音道，「真的很油欸，你的瀏海。」揶揄地瞥我一眼。我知道你只是想跟我開玩笑，但我真的不想理你。至少現在。

幾個朋友坐在同一桌，我安靜地吃自己的飯，邊計算今天還有幾件事沒做完。朋友D靠過來，作耳語狀：「你剛剛被C激怒了齁，我都看到了。」不知道在得意什麼。

「你還好嗎？不要生氣啦，下次請你吃飯嘛。」他安撫地說。

「我不知道你從哪得來的結論，但不是這樣。」我放下碗筷，發出碰地一聲。

「請你不要自己隨便猜測。」頓時覺得有好多話想說，一股腦地。

「我知道你想請我吃飯是好意，但原諒我現在沒有心情跟任何人出去吃飯。」我強調，「任何人。」

「我已經沒有心力去承擔、去理解你們的『體諒』和『關心』！」我知道自己的表情有多冷漠。「我知道大家都是好意，但這只會讓我更累。」朋友D用受傷的眼神看著我。

我在遷怒，但我已經無法阻止自己。

「我其實每天都不想見到你們。」我享受著傷害別人的痛快，「大家總是說：『我知道你現在如何如何，我也曾經如何如何，所以雖然不容易，但我覺得你應該如何如何……』我不懂這種『知道』的自信是哪裡來的？」

「我要的從來不是你們的自以為理解。」沒有經歷過，你們憑什麼理解，又怎麼可能理解呢。

就不能單純見個面、隨便亂聊天，講一些沒營養的話嗎？我的朋友們啊。

可能是憤怒，又或許是哀傷，猛地從胸腔湧上我的眼眶。

5

匡噹。

玻璃酒瓶從床上滾落。

我拉起秋天的薄被，遮住眼淚乾後刺痛的臉龐。

一幕一幕，和朋友的對話，每個人的表情，不斷在腦海中重複播放。
就好像暫停鍵壞掉了一樣。

「你到底在想什麼？不說我們怎麼知道呢？」一片心意被辜負，你也很傷心吧。

但我怎麼敢說，
如果你們不要活得那麼開心就好了。

如果你們沒有那麼善良就好了。

如果你們都消失就好了。

我怎麼敢，
畢竟我是一個多麼善良的女孩。

創作理念

在與人相處的過程中，總是下意識地想要當個好人，因為害怕傷害別人，不知不覺習慣了壓抑自己真實的感受，在事情發生的當下不一定覺得，但當壓力累積到超過負荷就會產生毀滅一切的衝動，事後卻又為這樣的自己感到慚愧，覺得自己很假、很爛。

偶爾會好奇，那些「善良的人們」有沒有過這種掙扎的心情呢？有時催眠自己是個善良的人，連自己也幾乎要相信了，但有時又突然清醒，再清楚不過地認識自己的黑暗。

但我想，只要還會掙扎，心底都是善良的吧。

(縮圖來源 / [Matt Setchell Creative](#))



記者 范晨星



編輯 李哲君